

热情似火

●原作:比利·怀尔德(美)

●改编:星 月

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阴影笼罩着整个美国。

夜幕下的芝加哥——美国黑社会的大本营。一辆二十年代末最新式的灵车缓缓行驶在杳无人迹的冬夜长街。灵车内四名身穿黑色衣服的男子，肃穆地围坐在一具装饰着花圈的棺木两旁。

一阵阵由远而近的警车鸣啸声划过夜空，送入四人耳中。他们警惕地卷起灵车后窗布帘向外窥视，一辆闪烁着红灯的警车在跟踪他们。灵车加速，警车疯狂追逐。双方交火，一枚子弹击穿灵柩，棺木中汩汩流出暗红色的液体。枪声偃息，灵车逃脱追捕。灵车主人移开棺木上的花圈，掀开棺盖，只见其中密密匝匝地平摆着瓶装的高档酒，有的已是瓶破酒流。

联邦政府颁布达十年之久的禁酒令，不仅未能扫除反而加剧了私自酿酒、贩酒的状况，并促使酗酒现象也日趋严重。

灵车驰向位于三叉路口的一家殡仪馆。司机按响暗号喇叭，馆内应声闪出一名身穿丧服踌躇满志的男子，他就是芝加哥黑社会中的显赫人物斯毕茨·科伦坡。他引导车中人把湿漉漉的灵柩抬入内厅。这一切全被联邦警长莫里斯和15名在周围布岗伏击的警员看在眼里了。莫里斯盘问业已反正的“牙签儿查理”，查理透露接头地点是殡仪馆，老板是科伦坡，接头口号是：我来参加祖母的葬礼。犹恐暴露，查理潜入夜色。

莫里斯臂缠黑纱，亮出暗号，他被迎入灵堂。灵堂外室奏着哀乐，内室则是另一个世界：一群妙龄姑娘在狂热的舞曲伴奏下正在表演大腿舞，侍者们来回穿梭给“吊客”们送上冠以某种咖啡牌号的烈性酒。乐队中的萨克管乐师乔和低音提琴手杰里盼望今晚发薪付债，坐在舞台前排的莫里斯正在掐表计算倒计时，数到

零时，砰然一声，一扇太平门被警察砍倒。莫里斯宣布这是突袭，警方将拘留老板、舞女和全部酒徒。科伦坡面无惧色，声称他身旁的四名助手，全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大律师，他愿意奉陪到底。在一片混乱之中乔与杰里逃出是非之地。

突袭连累乔与杰里失业。他们赶到音乐大楼求职求缺。在接二连三吃闭门羹之后，乔甚至建议典当乐器去跑狗场碰运气。在绝望之际，传来佳音：甜苏乐队的萨克管手同圣经推销员私奔，低音提琴手又怀了孕。领队甜苏与经理比恩斯托克忧心如焚，几乎想割腕自尽，只因乐队当晚必须乘火车赶往佛罗里达，第二天在大饭店举行首场演出。乔与杰里自荐，但先决条件让他们手足无措：25岁以下、金发、未婚姑娘。原来这是一支女子乐队。

失望之余，两人决计到百里之遥的小镇为那里的情人节舞会演奏。他俩的汽车正在“查理车行”加油时，突然闯入科伦坡为首的六条汉子。科伦坡痛恨查理的告密行为，命手下用机枪把查理及其党羽一举消灭。乔与杰里夺路逃命，杰里的提琴盒被追兵打得弹孔累累。

“情人节大屠杀”作为号外见报。科伦坡的爪牙四出搜寻证人乔和杰里。乔与杰里在电话中娇声娇气地向女子乐队毛遂自荐，居然被欣然录用。

芝加哥火车站月台。众旅客注视两位脚穿特大号高跟鞋、步法七高八低的女士。“她们”就是乔装扮后加入甜苏女子乐队的乔和杰里（现名约瑟芬和黛芙妮）。在车厢门口他俩向甜苏和比恩斯托克自报家门：曾在西伯根音乐学院攻读三载。乔与杰里进入车厢，刹时处于姿色迷人的金发女郎包围之中。杰里去洗手间却本能地走向男厕所，幸被乔纠正。他俩步入洗手间，

发现体态丰满、妩媚多姿的金发女郎秀葛正撩起衣裙从吊袜带中抽出袖珍酒瓶在啜饮威士忌。她求俩人务必为她保密,否则将遭开除厄运。秀葛既是乐队的歌手又是尤克里里四弦琴乐师。乔暗自警告杰里不得对秀葛有非分之想,否则将被抛出火车,落入黑帮之手。

入夜,乐队在飞速前进的火车上排练。甜苏的指挥棒屡屡指向乔和杰里,指责他们不得再奏出不和谐音,要摆脱哀乐味道。甜苏又责问低音提琴上一排窟窿来自何处,杰里的回答是:老鼠啃的;乔却说提琴是旧货摊买来的。秀葛边弹边唱“魂不守舍”一歌时不意酒瓶滑落。甜苏震怒并命令经理追查,杰里发扬骑士风格委过于己,秀葛投去感激的目光。

卧铺车厢,就寝之前。乔与杰里分睡7号上下铺。他俩目不暇接地浏览在床前穿梭来往、身着裙裤衩的姑娘们。杰里同诸女亲切地道晚安,乔令杰里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是女儿之身。杰里仰卧在床,像背书似地念叨:我是女孩……。他的喃喃自语与车轮的转动声如出一辙。

秀葛蹑手蹑脚来到杰里的床边,轻唤“黛芙妮”。杰里惊喜交加。秀葛一再表示感谢“黛芙妮”拔刀相助,今后愿为“她”效尽犬马之劳。秀葛发现甜苏下床,赶紧迈入杰里铺中同他并肩躺下。她告诉杰里童年时每逢寒意袭人的冬夜她常同其姐相拥而卧。杰里闻此言直用手背擦抹额角的冷汗。秀葛感觉杰里全身颤抖,额角滚烫,双足冰冷,她就用自己的脚摩擦杰里的脚。杰里不敢正视秀葛,不住地念叨:我是女孩、我是女孩……。秀葛怀疑杰里有病。杰里提出怯寒良方:威士忌。杰里俯身取酒从上铺坠落,惊醒了部分同伴,她们趑趄前来加入酒会,而且随身带了各类糕点和白酒。聚会消息不胫而走,几分钟之内小小的7号上铺汇聚了13名金发女郎,杰里在脂粉阵中与众女摩肩接踵,肌肤相亲,难以自制,他情急之中拉动了身旁的制动闸,汽笛一声,火车已抵佛罗里达!

汽车抵达甜苏乐队下榻和演出的旅馆。姑娘们边哼“荫凉的棕榈树下”,边向旅馆的台阶走去。台阶顶端的走廊上12位上了年纪的绅士坐在安乐椅上,齐刷刷地身穿白色休闲装,头戴巴拿马遮阳帽,而且每人手中都拿了一份《华尔街日报》。他们透过墨镜上沿窥视新来的投宿者。

杰里自告奋勇地为秀葛拿龙克里里琴,乔乘机把自己的萨克管大盒子也塞到杰里手中。杰里怀抱三件乐器步履蹒跚地跟在他俩身后。耳闻姑娘们的莺声燕语,12位富豪纷纷摘下墨镜向姑娘们投去注目礼。在台阶与走廊接连处坐着的是奥斯特·菲尔丁三世,虽说他是12位中最年轻的,但也年近花甲了,他结过六次婚,娶的全是女演员。秀葛拾级而上步入走廊向旅馆正厅走去,她回头望了一眼,心想:富豪们把孙子带来度假就好了。杰里登台阶失足滑倒,奥斯特讨好地

拾起高跟鞋替“她”穿上。奥斯特自我介绍:本人奥斯特·菲尔丁三世。杰里即答:本人灰姑娘二世。奥自告奋勇为杰里拿一件乐器,杰里顺水推舟把三件乐器全往他身上推去。去电梯途中,奥告诉杰里他来佛罗里达是老母亲的主意:深海必有大鱼;杰里则劝他赶紧收线,别钓错了鱼。奥又诉苦,他的最后一位妻子是杂技演员,因为抽烟,被他老母亲“休”了,他一心想赚得杰里的同情。在电梯里奥拧了杰里一把,杰里还其耳刮子,宣称自己不是“那种”女孩子。奥却抚颊喜形于色。

乔与杰里分配在同一房间。乔警告杰里不得染指秀葛。原来,乔对秀葛情有独钟。他冒领了经理的一只皮箱,把他的休闲装和眼镜据为己有。因为他听秀葛说过对于戴着眼镜阅读《华尔街日报》的绅士怀有特殊的好感。

住在对门的秀葛邀请乔与杰里去海滨游泳。杰里满口答应,还说要为秀葛涂防晒油、按摩揉搓。乔则情愿泡浴缸。杰里和秀葛一出门,乔立即卸去红妆,更换男装。经理的那副老花镜使他那几乎放大了一倍的双眼显得古怪可笑。

阳光明媚的海滩。乐队姑娘们正在玩掷球游戏。杰里与秀葛携手奔向他们的伙伴。秀葛望着身套女式紧身泳装的杰里,称赞“她”有宽阔的肩膀,有力的双臂,而且羡慕“她”的平胸:穿衣贴身,样子好看。

乔悠闲地坐在海滩椅上。他身穿休闲装,脖围丝巾,鼻梁上架着那副使他的视力模糊不堪的老花镜。他冷眼旁观玩球的姑娘们。突然皮球越过秀葛头顶,直向乔的方向飞去。秀葛转身追球,这正中乔的下怀。他展开报纸,佯装阅读。秀葛被乔绊倒。乔放下报纸,拿着加里·葛兰特的腔调向秀葛致歉。他将她扶起后问她是否伤着筋骨,还暗示有人曾因同样事故聘请律师向他索赔25万元美金的医疗费。秀葛表明她决不会起诉的,不管他是什么身份。秀葛发现乔读的是《华尔街日报》,他的脸又似曾相识。乔称也许秀葛在某份报章杂志见过他的照片。正在问答之际,乔请秀葛往旁边挪动数步,他要看清他的游艇旗手是否正在给他打旗语,招呼他用晚餐。秀葛闻听这位拥有游艇的年轻富豪居然是孑然一身,于是加紧推销自己,声言曾在音乐学院深造,现任著名乐队的乐师兼歌手,整日价不是参加揭幕式演出就是出席名流举办的舞会。两人越谈越投机,乔趁机透露自己是壳牌石油公司的继承人,人称二世。

掷球游戏结束。秀葛自豪地向杰里介绍刚相识的男友:“浮华世界”杂志的封面人物,壳牌石油公司的继承人,而且还拥有一艘豪华游艇。杰里决意戏弄乔一番,催促秀葛赶紧回旅馆把这一喜讯告诉“约瑟芬”。他们赶回房间,发现“约瑟芬”头戴假发,浸在浴缸里洗泡沫浴,口中高歌“魂不守舍”!乔是从窗户爬进来的。秀葛走后,杰里指责乔不该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欺骗一个对生活充满幻想的女孩。乔倾吐自己觅侣的苦衷,杰里

决定助他一臂之力。此时电话铃声大作，原来是奥斯古特邀约“黛芙妮”乘今夜月白风清赴游艇宵夜。乔恳求杰里缠住奥，自己则邀请秀葛赴游艇幽会。

旅馆内的夜总会。近200名男女宾客西服革履，佩环叮当，正在欣赏秀葛演唱哀怨缠绵的“我要你爱我”。奥向“黛芙妮”飞吻不已并赠送大型花篮，乔递给“黛”一枝玫瑰，然后在花篮中插上短柬赠给一曲唱罢的秀葛。秀葛拆启短柬，欢呼雀跃：他用摩托艇接我上游艇吃宵夜！

音乐会甫毕，乔拎起乐器飞步回房，更换男装。秀葛在晚礼服上披了一袭轻裘围巾，急匆匆赶往码头。

在旅馆前的棕榈树下，奥说服扭捏作态的“黛芙妮”去舞厅跳探戈。

乔猛蹬自行车的踏板，赶在秀葛之前来到码头。他戴眼镜时触及忘了摘下的耳环，于是赶紧把饰物塞入裤袋。乔笨手笨脚地倒驾摩托艇把秀葛送上奥的游艇。乔俨然以船主的姿态请秀葛品尝早已摆就的山珍海味和各色冷饮香槟；他微调灯光的亮度，启动唱机，放上一曲轻音乐。秀葛担心深更半夜同一单身男子独处总有点忐忑不安之感。乔声言自己是无害的，一段不幸的恋爱使他从此心如枯井，任何女子都难以打动他，尽管家里花销万金请来诸如弗洛伊德之类名医也难愈他的顽症。秀葛建议他不妨试一试美国姑娘。秀葛吻他、亲抚

他，他称毫无感觉，秀葛热烈地拥抱乔，以身相委……。与此同时奥斯古特同“黛芙妮”在古巴小乐队的伴奏下劲歌狂舞，从探戈到伦巴无舞不跳。“黛”口衔玫瑰花摆出妩媚之态。夜深人静，歌罢舞休，奥斯古特和乔分别向自己的心上人伸出了求婚之手。杰里还收受了奥的信物：白金手链。

泰极否来。第二天该旅馆成了黑社会全国会议的会场。乔与杰里在电梯上巧遇科伦坡一行，科伦坡对这两名不伦不类的“女士”顿起疑心。两人深知大事不妙。走为上。乔回房同秀葛通电，婉转地表示出于无奈只得同她解除婚约并把奥赠杰里的金手链转赠与她。岂料俩人从楼上水管滑下时经过科伦坡的套房，科及徒众认出两人即是目击情人节大屠杀的证人，于是穷追不舍。两人无意间逃入宴会厅，匍伏在宴会桌下。宴会主持人假借为科伦坡祝寿之名，在生日蛋糕中埋伏杀手，一举全歼科及其帮凶。两次目击黑帮火拼的乔与杰里又遭新的追杀，他们联系奥请他驾船搭救。秀亦闻讯赶到。小艇启动。秀葛原谅了乔的人性弱点愿以终身相托。奥执意要娶杰里为妻，杰里历数自身的不足：嗜烟如命、不会生育。奥分别以可以忍受、领养弃婴作答。杰里无奈扯脱假发露出男儿本相：我是男人！奥作出无所谓式的反应：人无完人！

（上接第75页）

小院以及其它记忆中熟悉的环境。

濮存昕觉得《与往事干杯》中邻居男人和蒙蒙在小院分手的一场戏，“依我的表演，不该是那样平静，当时觉得自己表演没有到位，可整个片子完成之后，再看，当时的表演是符合整部片子的氛围，那种无奈与压抑下的内心冲突是相当强烈的。比我直接演出来要好得多。”由于濮存昕和夏钢情谊的默契，艺术观念上的同感，使得《与往事干杯》有着一一种耐人寻味的质朴感，以至濮存昕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还在回味。

这一次在夏钢的新片《伴你到黎明》中，濮存昕又一次演了个“痛苦的灵魂”，影片更多的关照着人的生存状态，片中的各色人物都比较典型、

是一个都市生活的众生相。虽然濮存昕的戏不多，只是一个小配角，而他在拿起电话与第三者通话的一瞬间，濮存昕便漫画式的勾画出他的一生，速写出来婚外恋的动因、行为以及悲剧的东西。那一刹那，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演一个小角色。濮存昕谈到这笑了笑，“演员自我感觉都很好，也可能是一相情愿，反而在观众面前很尴尬，自己尽力吧。”

去年，濮存昕在冯小宁的十五集电视剧《长天烽火》中演了一位国民党空军军官，那是他第一部主演的电视剧，唤起了濮存昕在空政文工团很多的回忆。将那种军人的荣誉感自尊心投入到剧中。但遗憾的是，由于拍摄经费不足，制作显得有些粗糙。而

近日正在播放的电视剧《英雄无悔》中，他饰演的公安局长高天，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可以说他把我们时代的英雄演活了。

最近，人艺正在上演濮存昕主演的一部话剧《红河谷》，通过主人公方梦达改变山村落后面貌与环保意识的矛盾，讲述了一个痛苦教训的轮回。

前几年，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中濮存昕演的那个诗人至今还留存在观众的记忆中，那首主题歌“……投入的爱一次，忘了自己……”还时常听到。所谓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濮存昕这次在夏钢新片《伴你到黎明》中真可谓“投入地痛苦一次，忘了自己。”